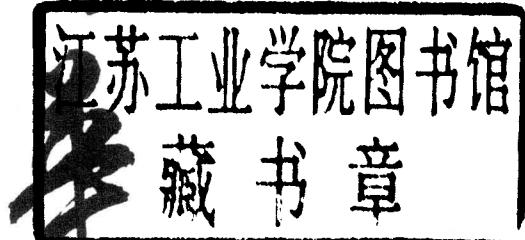


元曲菁華

五

編者 陶慕寧

元曲等



五

周南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鄭德輝

鄭德輝，名光祖，平得袁陵（今山西臨汾一帶）人。以儒補杭州路吏，為人方直，不妄與人交。伶倫輩稱「鄭老先生」。作雜劇十七種，今存五種。

醉思鄉王粲登樓

第二折

〔處扮荆王引卒子上〕〔詩云〕高祖龍飛四百年，如今兵甲漸紛然。區區借得荆襄地，擰住西南半壁天。某姓劉名表，字景升，本劉之宗親，漢之苗裔。因見天下多事，兵戈競起，某策馬馳入儀城，取了南郡，皆蒯良之力也。如今南據江陵，北控樊鄧，西占長沙，東距桂陽，地方千里，帶甲軍卒四十餘萬，愛民養濟，憐恤軍士，少壯者勤於農桑，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，於是一境之內，軍民稍安。某有二子：長曰劉琦，次曰劉琮。有兩員上將，操練水兵三萬，乃是蒯越蔡瑁，巡綽邊境去了。善文者蒯良杜奎，善武者蒯越蔡瑁，為其羽翼，復何憂哉。小校轆門覲者，二將來時，報復我知〔卒子道。云〕理會的。〔正末上云〕小生王粲，被蔡邕耻辱了一場，多虧子建學士賚發我白金鞍馬。小生好命薄也！不想中途得了一場病症，金銀鞍馬衣服都盤費盡了，這幾日方纔稍可。將着這封書，見荆王走一遭去。王粲也，人人都有那功名二字，惟有我的功名好難遇也呵！〔唱〕

【正宮端正正好】則有分鞭羸馬，催行色，拂西風滿面塵埃。想昨朝風送烟波側，今日個落日在青山外。

【滾繡毬】我比那買官的省些玉帛，求仕的費些草鞋，赤緊的好難尋紫袍金帶，〔云〕今日見荆王呵！〔唱〕便是我苦盡甘來。他聽得我扣宅，他將那書拆開，多應是把我來降階接待，豈不聞有朋自遠方來。〔帶云〕那荆王若問我兵法呵，〔唱〕你看坐間略展安邦策，人便索高築黃金拜將臺，不索疑猜。〔云〕說話中間，可早來到門首也。左右報復去，道有高平王粲，持曹子建學士書呈，特來拜見。〔卒子云〕將書來我與你報去。喏，報的大王得知，今有高平王粲，持曹子建學士書呈，特來拜見。〔荆王云〕將書來我看。翰林學士曹植拜書。我拆開這書看：蔡邕拜上麾下。元來封皮上是曹子建之名，書內是蔡邕丞相舉薦，書中意我盡知了也。久聞此人是一代文章之士，道中門相請！〔請見科〕〔荆王云〕久聞賢士大名，今至俺荆襄之地，如甘霖潤其旱苗，似清風解其酷暑，何幸！何幸！〔正末云〕小生聞知大王豁達大度，納諫如流，因此不遠千里，持子建學士書，待來拜見。〔荆王云〕動問賢士，何不在帝都闕下，求取功名，如何遠涉江湖，徒步至此。俺這荆襄土薄民稀，兵微將寡，只怕展不得仲宣之志，如之奈何？〔正末云〕大王！

〔唱〕

【倘秀才】如今那有錢人沒名的平登省臺，那無錢人有名的終淹草萊，「荆王云」據賢士如何？「正末唱」如今他可也不論文章只論財。「荆王云」賢士可曾投托人麼？「正末唱」赤緊的難尋東道主，「荆王云」向在何處？「正末唱」久困在書齋，非王粲巧言令色。

「荆王云」賢士，自古道：「詩云」寒窗書劍十年苦，指望蟾宮折桂枝。韓侯不是蕭何薦，豈有登壇拜將時，曾有人言，謂賢士胸次驕傲，以至如此。「正末唱」

【滾繡毬】非是我王仲宣胸次高，赤緊的晏平仲他那度量窄。「云」小生遠遠而來，他道老兄幾時到，我回言恰纔到此，他道休往別處去，來俺家裏住。「唱」我和他初相見廝親廝愛，「云」他問道老兄此一來，有何貴干，我回言道特來投托，求些盤費，他聽得道罷「唱」早說得他不抬頭口倦難開。「云」那人推托不過，則索應付。「唱」至少呵等到有十朝將半月，多呵賚發銀一兩錢二百，那一場賚發的心大驚小怪。「云」大王！久以後不得第便罷，若得第時，一時間顧盼不到，他便道黑頭蟲兒不中救，俺也曾賚發你來。「唱」怎禁他對人前朗朗的花白，如今那友人門下難投托，因此上安樂窩中且避乖，倒大來悠哉！

「荆王云」賢士既有大才，當不次任用。到來日會衆將，聚三軍，拜賢士統領荆襄九郡兵馬

大元帥。〔詩云〕可惜淮陰侯，曾來撇釣鉤。不消三舉薦，指日便封侯。小校！鑄下元帥印者。

〔正末云〕小生半生流落，一介寒儒，安敢遽然望此。〔唱〕

【呆骨朵】若論掌荆襄裏帥府威風大，我是白衣人怎敢望日轉千階。我又不曾驅六甲風雷，又不曾辨三光氣色，又不曾寫就論天表，又不曾草下甚麼平蠻策……〔荆王云〕賢士乃簪纓世胄，堪為元戎帥首也。〔正末唱〕我雖是個簪纓門下人，怎做的斗牛星畔客。

〔荆王云〕賢士知天文，曉地理，觀氣色，辨風雲，何所不通，何所不曉，有大才受大任，固其宜也！〔正末唱〕

【倘秀才】止不過曲志在蓬窗下守着霜毫的這硯臺，我又不曾進履在圯橋下收的甚兵書戰策，如今那有志的屠龍去南海。古今無賢士，前後少英才，非王粲疏狂性格。

〔荆王云〕賢士請坐，某有二將乃蒯越、蔡瑁，能調水兵三萬，巡綽邊境去了。小校轅門外覲者，二將來時，報復我知道。〔卒子應科〕〔二淨扮蒯越、蔡瑁上云〕自家蒯越的便是，這位是蔡瑁。我和他巡綽邊境回還。小校通報去，蒯越、蔡瑁下馬。〔卒子報科云〕喏，報大王得知，蒯越、蔡瑁見在門首。〔荆王云〕說出去，賓客在此，把體面相見。〔卒子云〕二位！

大王說賓客在此，教你把體面相見。〔蒯蔡云〕我知道！〔見科云〕大王！邊境無事。〔荆王云〕蒯越、蔡瑁，你見此人高平玉井人氏，姓王名粲，字仲宣，天下文章之士。我欲用此人，你可把體面相見。〔蒯、蔡云〕知道，那壁莫非仲宣否？〔卒子云〕怎麼是仲宣否？〔蒯越云〕你不知道，不字底下着個口字個否字，他見了我老蒯，教他不開口。〔蒯蔡見末云〕久聞賢士大名，如雷貫腿。〔卒子云〕怎麼是如雷貫腿？〔蒯越云〕我盤盤他的跟脚，把文溜他一溜。賢士，你知道禮之用和為貴，先王之道打折腿。我這里有一拜，不勞還禮。〔拜科〕〔卒子云〕不曾還禮。你再拜起。〔蒯蔡云〕你可知曉得那鶴非染而自白，鵝非染而自黑，既讀孔聖之書，必達周公之禮，我二人有一拜。〔拜科〕〔蒯越云〕王粲好是無禮，拜着他全然不應，氣出我四句來了：〔詩云〕王粲生的硬，拜着全不應。定睛打一看，腰裏有梃棍。〔蔡瑁云〕我也有四句：王粲生的歹，拜着全不睬。這世做了人，那世變螃蟹。〔蒯越云〕大王！王粲好是無禮，俺一人拜他全然不動，倘有人見可不先失了你的門風。大王問他孫武子兵書十三篇，他習那一家？〔荆王云〕靠後，人說此人矜驕傲慢，果然話不虛傳，某兩員上將拜着他，昂然不理。賢士，我問你：孫武子兵書十三篇，不知賢士習那一家？〔正末云〕六韜三略，淹貫胸中，唯吾所用，何但孫武子十三篇而已哉！〔荆王云〕論韜略如何？〔正末云〕論韜略呵

——〔唱〕

【滾繡毬】我不讓姜子牙興周的顯戰功。〔荆王云〕你謀策如何？〔正末云〕論

謀策呵——〔唱〕我不讓張子房佐漢的有計畫。〔荆王云〕你扎寨如何？〔正末云〕

我不讓周亞夫屯細柳安營扎寨。〔荆王云〕你點將如何？〔正末云〕論點將呵——

〔唱〕我不讓馬服君仗霜鋒點將登臺。〔荆王云〕你膽氣如何？〔正末云〕論膽氣

呵——〔唱〕我不讓藺相如灑池會那氣概。〔荆王云〕你才干如何？〔正末云〕論

才干呵——〔唱〕我不讓管夷吾霸諸侯那手策。〔荆王云〕你行兵如何？〔正末云〕

論行兵呵——〔唱〕我不讓霍嫖姚領雄兵橫行邊塞。〔荆王云〕你操練如何？〔正

未云〕論操練呵——〔唱〕我不讓孫武子用兵法演習裙釵。〔荆王云〕你智量如何？〔正

〔正末云〕論智量呵——〔唱〕我不讓齊孫臏捉龐涓則去馬陵道上施埋伏。

〔荆王云〕你決戰如何？〔正末云〕論決戰呵——〔唱〕我不讓韓元帥困霸王在九里

山前大會垓，胸卷江淮！

〔做睡科〕〔荆王云〕好兵法！將酒來慶兵法，賢士滿飲此杯。呀！纔和俺攀話，又早睡着了

也，便好道德勝才為君子，才勝德為小人，俺未曾重用，先失左右之門風，正是那才有餘而德不足。等此人睡覺來問我，只說我更衣去了。〔詩云〕德勝才高不可當，才過德小必疏狂，

縱然胸次羅星斗，豈是人間真棟梁。〔下〕〔荆越云〕點湯。〔正末醒科。云〕大王安在？〔蒯

越云】點湯。【正末云】點湯，呼遣客，某只索回去。【荆越云】點湯。【正末云】我出的這府門。【蒯越云】點湯。【正末云】我來到這長街上。【蒯越云】點湯。【正末云】我來到這酒肆中。【蒯越云】點湯。【正末云】我來到這裏。你還叫點湯。【蒯越詩云】非我閉賢門，因他傲慢人。【蔡瑁詩云】點湯呼遣客，依舊受孤貧。【并下】【正末歡科】罷罷罷！【唱】

【煞尾】他年不作文章伯，異日須為將相材，待與不待總無礙，時與不時且寧耐，說地談天口若開，伏虎降龍志不改，穩情取興劉大元帥，試看雄帥擁麾蓋。恨汝等將咱廝禁害。【帶云】我若得志呵，【唱】把你據掠中軍帳門外，似這等跋扈裏陽喫劍才，【帶云】將二賊擒至馬前斬首報來，【唱】那其間纔識俺長安少年客！【下】

第三折

【副末扮許達，引從人上。】【詩云】壯氣如虹貫碧空，塵埃何苦困英雄。假饒不得風雷信，千古無人識卧龍。小生姓許名達，字安道，乃荊州饒陽人也。先父許士謙，曾為國子監助教，年僅六十，病卒於官，止存老母在堂，訓誨小生，頗通詩禮。不想老母亡化，小生學業因此荒廢，有負先人遺教，至今愧之。小生賴祖宗蔭下，就此城市中建一樓，名曰溪山風月樓，左有鹿門山，右有金沙泉，前對清風霽嶺，後靠明月雲峰，端的是玩之不足，觀之有餘。但凡

四方宦宦，到此無可玩賞，便登此樓飲酒。中間常與小生論文，有等文學秀士，未經發迹，小生置酒相待，臨行又贈路費而歸。人見小生有此度量，皆呼小生為東道主。近日有一人，乃高平人氏，姓王名粲，字仲宣，此人是一代文章之士，持子建學士書呈，投托荆王劉表，劉表不能任用。後劉表辭世，此人淹留在此。小生深念同道，常與他會飲此樓，只一件，此人不醉猶可，醉呵便思其老母，想其鄉閭，不覺淚下。今日時遇重陽，登高節令，下次小的每安排酒菓，請仲宣到此，共展登高之興，聊紓望遠之懷。只等來時，報復我知道。〔正末上〕
云：小生王粲，將子建學士書呈，投托荆王劉表，劉表聽信蒯越蔡瑁讒言，不能任用，流落於此。小生只得將萬言長策，寄與曹子建學士，央他奏上聖人，至今不見回報，多分又是沒用的了，使小生羞歸故裏，懶覩鄉閭。此處有一人許安道，幸垂顧盼，時與小生尊酒論文，稍不寂寞。今日重陽佳節，治酒於溪山風月樓，請我登高，須索走一遭去。〔嘆介〕時遇秋天，好是傷感人也！〔鷓鴣天〕〔詞云〕一度愁來一倚樓，倚樓又是一番愁。西風塞雁添愁怨，衰草淒淒更暮秋。情默默。思悠悠。心頭纔了又眉頭。倚樓望斷平安信，不覺腮邊淚自流。

〔唱〕

【中呂粉蝶兒】塵滿征衣，嘆飄零一身客寄。往常我食無魚彈劍傷悲，一會家怨荆王，信讒佞，把那賢門來緊閉。〔帶云〕從那荆王辭世

呵，〔唱〕不爭你死喪之威，越閃得我不存不濟。

【醉春風】我本是未入廟堂臣，倒做了不着墳墓鬼。想先賢多少困窮途，王粲也我道來命薄的不似你，你！我比那先進何及，想昔人安在，〔帶云〕小生三十歲也，〔唱〕我可甚麼後生可畏。

〔云〕說話中間，可早來到也，樓下的報復去，王粲來了也。〔從人報科〕報的東人得知，王仲宣來了也。〔許達云〕道有請！〔見科。云〕仲宣請！〔做上樓科〕〔詩云〕欲窮千里目，

〔正末云〕更上一層樓。〔許達云〕家童將酒過來，仲宣蔬食薄味，不堪供奉，請滿飲此杯。

〔正末云〕敢問安道，此樓何人蓋造？〔許達云〕仲宣不問許達也不道，此樓是先父許士謙

蓋造。〔正末云〕因何造此？〔許達云〕因四方官宦，到此無可玩賞，故建此樓。〔詩云〕一

座高樓映市塵，玉欄十二鎖秋烟。捲簾斜眺天邊月，舉眼遙觀日底仙。九醞酒光斟琥珀，三

山鸞鳳舞翩躚。停杯暢飲纔歌罷，倒卧身軀北斗邊。〔正末詩云〕安道，你看危樓高百尺，手

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〔唱〕

【迎仙客】雕簷外紅日低，畫棟畔彩雲飛，十二欄干欄干在天外倚。〔許達云〕這里望中原，可也不遠。〔正末唱〕我這里望中原，思故裏，不由我感嘆酸嘶，〔帶云〕看了這秋江呵，〔唱〕越攬的我這一片鄉心碎。

〔許達云〕仲宣為何不飲？〔正末云〕小生一登此樓就想老母在堂，久闕奉養，何以為人。

〔許達云〕仲宣不登樓罷，但登樓便思其老母，想其鄉閭。母子天性也，母思其子慈也，子思其母孝也，故母子為三綱之首，慈孝乃百行之原。我想大舜古之聖人，父頑母嚚弟傲，嘗設計害舜，舜盡孝以合天心，終不能害舜，終能使一家底豫。〔詩云〕歷山號泣自躬耕，青史長傳大孝名。今日登高頻悵望，豈能無念倚閭情。〔正末詩云〕旅客逢秋苦憶歸，可堪鴻雁正南飛。倚門老母應頭白，何日重來戲綵衣。〔唱〕

〔紅繡鞋〕淚眼盼秋水長天遠祭，歸心似落霞孤鶩齊飛，則我這襄陽倦客苦思歸。我這裏憑闌望，母親那裏倚門悲，〔許達云〕仲宣，既然如此感懷，何不早歸故裏？〔正末云〕吾兄怕不說的是哩，〔唱〕爭奈我身貧歸未得。

〔許達云〕仲宣滿飲此杯。你看此樓，下臨紫陌，上接丹霄，宴海內之高賓，會寰中之佳客。

青山綠水，渾如四壁開圖；紅葉黃花，絕似滿川鋪錦。寒雁影搖搖曳曳，數行飛過洞庭天；寒蛩聲唧唧啾啾，幾處叫殘江浦月。俺這里鱸魚正美，新酒初香，橙黃橘綠可開樽，紫蟹黃雞宜宴賞，對此開懷，何故不飲？〔詩云〕風送潮聲過遠洲，雨收山色上危樓。美玉不換重陽景，黃金難買菊花秋。〔正末云〕憶昔離家二載過，鬢邊白髮奈愁何。無窮興對無窮景，不覺傷心淚點多。〔唱〕

【普天樂】楚天秋，山疊翠，對無窮景色，總是傷悲。好教我動

旅懷，難成醉，枉了也壯志如虹英雄輩，都做助江天景物淒其。

〔云〕老兄，小生有三椿兒不是。〔許達云〕可是那三椿兒不是？〔正末云〕是這氣這愁和這淚。

〔許達云〕氣若何？〔正末唱〕氣呵做了江風淅淅；〔許達云〕愁若何？〔正末唱〕愁呵，做了江雨霏霏。

〔許達云〕仲宣，時遇清秋，階下有等草蟲，名寒蛩，又名促織。此等草蟲叫動，家家捶帛

搗練，小生不才，作搗練歌一首，則是污耳。〔歌云〕「忽聞簾外杵聲搖，聲上聲低聲轉高。羅

袖長長長繞腕，輕輕播播風飄。看看看是誰家女，巧巧巧手弄砧杵。停停聽是兩娉婷，玉

腕雙雙雙擎舉。灣灣灣月在眉峰，花花花向臉邊紅。星眼眼長長出淚，多多多滴搗衣中。絃

開絃入絃紋波，疊疊重重重數多。相相相喚鄰家女，欲裁未裁裁綺羅。秋天秋月秋夜長，秋

日秋風秋漸涼。秋景秋聲秋雁度，秋光秋色秋葉黃。中秋秋月旅情傷，月中砧杵響噠噠，噠

噠響被秋風送，送到征人思故鄉。故鄉何在歸途遠，途遠難歸應斷腸。斷腸只在紗窗下，紗

窗曾不憶彷徨。休玩休玩中秋月，月到中秋偏皎潔。此夜家家搗衣，添入離愁愁更切。寒

露初寒寒草邊，夜夜孤眠孤月前。促織促織叫復叫，叫出深秋砧杵天。誰能秋夜聞秋砧，切

切悲悲悲不禁。況是思歸歸未得，聲聲捶碎故鄉心。〔正末嘆〕云〕好高才也！其思遠，其調

悲，使人聞之，不覺潸然淚下。〔詩云〕寒蛩唧唧細吟，秋夜夜寒聲到枕頭。獨有愁人聽不得，愁人聽了越添愁。〔唱〕

【石榴花】現如今寒蛩唧唧向人啼，哎，知何日是歸期。想當初只守着舊柴扉，不圖甚的，倒得便宜。〔許達云〕大丈夫得志食於鐘鼎，不得志隱於山林。〔正末唱〕則今山林鐘鼎俱無味，命矣時兮，哎，可知道枉了我頂天立地居人世，〔許達云〕仲宣，今年貴庚了？〔正末唱〕老兄也恰便似睡夢里過了三十。

【斗鵠鶴】又不在麋鹿羣中，又不入麒麟畫裏，自死了吐哺周公，枉餓殺采薇伯夷。自洛下飄零到這裏，刻的無所歸棲，〔帶云〕小生當初投奔劉表的意呵，〔唱〕指望待末尾三稍，越閃的我前程萬里。

〔許達云〕仲宣，想昔日孔子投於齊景公，景公不能用復投魯哀公，封孔子為魯司寇，三日而誅少正卯。齊景公故將美女數十人，習成女樂獻與哀公，哀公受不了女樂，三日不朝。孔子棄職而歸，投於衛靈公，與之言治國之道，衛靈公仰視飛雁，孔子知其不能用，投於陳國，其時陳國被吳國征伐，孔子遂困於陳蔡之間，糧食都絕，從者皆病不能起。聖人尚然如此，何況今日乎！老兄，〔詩云〕詩酒當前且盡情，功名休問幾時成。天公自有安排處，莫為憂愁白

髮生。〔正末〕〔詩云〕三尺龍泉七尺身，可堪低首困風塵。王侯將相元無種，半屬天公半屬人。〔唱〕

【上小樓】一片心扶持社稷，兩只手經綸天地，誰不待執戟門庭，御車郊原，舞劍尊席。〔許達云〕仲宣，當初肯與蒯蔡同列為官，可不好來。〔正末唱〕我怎肯與鳥獸同羣，豺狼作伴，兒曹同輩，兀的不屈沉殺五陵豪氣。

〔許達云〕仲宣，想你辭老母，離陳蔡，謁蔡邕於京師，不能取其榮貴，又持子建學士書呈，投托荆王劉表，內妨蒯蔡，不肯同列為官。先生主見，小生盡知，但他自干他的事，你自干你的事，便好道黍則黍，麥則麥，涇則涇，渭則渭。雖後稷之聖，不能化穗而成其芒，雖大禹之功，不能澄清而變其濁，芒穗清濁，尚然不變，何況於人乎！既托迹於劉表，何苦不同官於蒯蔡。〔詩云〕嗟君志氣本超羣，爭奈朝中多忌人。所以獨醒千古恨，至今猶自泣蠱臣。〔正末〕〔詩云〕有志無時命矣夫，老天生我亦何辜。寧隨澤畔靈均死，不逐人間乳臭雛。

〔唱〕

【麼篇】據着我慷慨心，非貪這激灑杯，這酒呵便解我愁腸，放我愁懷，展我愁眉。則為我志願難酬，身心不定，功名不遂，〔云〕

吾兄將酒過來。〔許達云〕酒在此。〔正末飲科云〕再將酒來。〔許達云〕仲宣，為何橫飲幾杯？

〔正末唱〕倒不如葫蘆提醉了還醉！

〔云〕小生為功名不遂其心，不如飲一醉，墜樓而亡。〔做跳下，許達驚扯住科。云〕呀，早是小生手眼快，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何不惜命。古人有雲：存其身而揚其名，上人也；將其身而就其名，中人也；捨其身而滅其名，下人也。吾想此中屈原、卞和二人，雖得其名，卒捨其身，如吾兄為功名不遂，要墜樓身死，是為不知命矣！昔呂望有經綸濟世之才，雖在貧窶，意不苟得，年登八旬，垂釣於渭水。後文王夢非熊之兆，出獵西郊，至磻溪見呂望，同載而歸，以為上賓。至武王時，成功立業，封號太公。今老兄發悲，不為別故，止為家中老母，無人侍養。小生到來日會江下父老，收拾青蚨，賣為路費，送老兄還歸故裏，有何難哉！

〔詩云〕只為你高堂有母鬢斑斑，客舍淹留甚日還。橐里黃金願相贈，免教和淚倚欄干。〔正末詩云〕耳向人間乞食餘，登臺一望淚沾裾。可憐飄泊緣何事，不寄平安問母書。〔唱〕

〔滿庭芳〕我如今羞歸故裏，則為我昂昂而出，因此上快快而歸。空學成補天才，卻無度饑寒計，幾曾道展眼舒眉，則被你誤了人儒冠布衣，熬煞人淡飯黃虀。有路在青霄，內又被那浮雲塞閉，老兄也，百忙裏尋不見上天梯。

〔許達云〕仲宣，你看那一林紅葉，三徑黃花。一林紅葉傲風霜，如亂落火龍鱗；三徑黃花擎雨露，似潤開金獸眼。登高望遠，人人懷故國之悲；撫景傷情，處處灑窮途之泣。老兄，

〔詩云〕暑退金風覺夜長，蟬聲不斷送秋涼。東籬滿目黃花綻，雁過南樓思故鄉。〔正末〕

〔詩云〕採採黃花露未晞，他鄉誰為授寒衣。獨憐作客人南滯，不似隨陽雁北飛。〔唱〕

〔十二月〕幾時得似賓鴻北歸，倒做了烏鵲南飛，仰羨那投林倦鳥，堪恨那舞甕醯雞，方信道垂雲的鶻鵠羽翼，那籜籬下燕鵲爭知。

〔帶云〕老兄也，〔唱〕

〔堯民歌〕真乃是鶴長鳧短不能齊，從來這烏鵠彩鳳不同樓。挽鹽車騏驥陷淤泥，不逢他伯樂不應嘶。只爭個遲也麼疾，英雄志不灰，有一日登鰲背。

〔做睡科〕〔外扮使命上〕〔詩云〕雷霆驅號令，星斗煥文章。聖主賢臣頌，今朝會一堂。吾乃天朝使命是也。今有王仲宣獻上萬言長策，聖人見喜，宣他為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兼管左丞相事。打聽得在許安道樓上飲酒，許安道在麼？〔許達見科。云〕那里來的大人？〔使命云〕小官天朝來的使命，宣王仲宣為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快報復去！〔許達云〕王仲宣！王仲宣！